

從我住過福嚴精舍說起

——祝賀印公導師百歲壽辰——

隆根

時在民國四十二年，印公導師於台灣新竹青草觀音坪山地，建了一座名為福嚴精舍的道場，開展了為法為人的願行。

這一道場的樹立，未以學團為名，確有教學之實。在印公導師住持之下，不在乎學眾人數之多寡，卻要求具有勤修佛法的志行，期能養成住持佛法能力的學佛者。這在當時的台灣，可說是非常特出之僧伽搖籃。

這一道場的建築，規模不大，初創立時只有幾座磚砌瓦蓋的平房，分作佛殿、齋堂、宿舍、廚房及稍後增建的關房與小講堂等。環境幽靜，沒有佛事、香火，頗令見聞學人心生仰慕。

印公創立這一精舍的緣起，據其所著《平凡的一生》中說道：「為我與共住學友演培、續明、常覺、廣範等而建築的。」印公當初因為避國內戰亂，故於民國三十八年夏季，由廈門到香港大嶼山寶蓮寺掛單了。不久移住香港聯合會，及借住新界粉嶺的覺林；三十九年借住大埔墟的梅修精舍；四十年又寄住青山屯門淨業林。常隨印公修學的有演培、續明、常覺、廣範等人。印公為求有一安定住所，在香港即有自建精舍的計劃。後來，印公應台灣中國佛教會之邀，於四十一年代表台灣去日本參加世界佛教友誼會的第二屆會議。回台後，因為出境手續的問題，無法回港，故留台買地，即在新竹建立了福嚴精舍。落成後的精舍，初時住眾有演培、續明、仁俊、常覺、悟一等法師。不久，我也有緣到台灣精舍住了，但卻沒有見到印公在創建精舍緣起中說的廣範法師。因為印公原定於香港建蓋的精舍籌劃，在台灣實現了，所以在香港的廣範法師，後來便移居菲律賓了。也就因此廣範法師無緣來台灣，而我卻有緣在精舍住了兩年多，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因緣。

我是以何因緣到台灣福嚴精舍住呢？說來話長了，這要從我親見印公的

大名說起。我出身於傳統佛教的農村寺廟環境中，童年出家，對出家所為何事並不明白。直至成年時，我師祖守培老人，為治曾師祖三乘老人喪事，從鎮江超岸寺回到蘇北泰州甸頭庄祖廟廣濟庵守孝三年中，因而有緣在老人身教與言教中，才略知佛法。老人為江蘇佛教有道高僧。印公在《守培全集》序中曾說：「近代江蘇諸大德，守公最為傑出，有江蘇省僧寶之稱。」老人從禪入教，對佛法有獨到體證與見解，寫有大量文稿，隨身帶回，不時檢閱。我為打理，檢閱到稿題，有《楞嚴經》與《起信論妙心疏》及《語錄》等，有一篇駁印公的〈評破守培上人讀相宗新舊二譯不同論之意見〉文稿（文刊《海潮音》第十三卷十期），因而印公的大名印入我心。這是民國三十年代之前的事。

民國三十一年，我到南京寶華山受戒後，即轉至上海玉佛寺主辦的佛學院就讀，那時中日戰爭正烈，聞印公在重慶。迨至民國三十五年抗戰勝利，武昌佛學院復課招生的廣告傳到上海，我與當時在上海的昌言、廣淨、彙祥、顥學友，向由重慶歸來住在玉佛寺的太虛大師報名，要去武院就學，獲得大師慈允，我們同至武院報到入學，才有了親見印公的機緣。

在這一年，武院開課未久，印公由重慶東下，中途來武昌暫住，因得親見。感到印公身相異常，面具慧光，聲響音長，有嚴肅不苟氣概，令人敬畏。後來武院代院長葦舫法師，請印公講課。印公這時也在漢口刊印新著《攝大乘論講記》，自行校對，往來跑走印廠，煞是辛勞。書出版後，曾寄我師祖守培老人一部。不久老人閱後，即覆函回謝印公，並附一精製整體佛法的圖表，囑咐我代呈印公，此為我面見印公對話的一次因緣。其以印公與我祖師守培老人，對於佛法各自有不同的見解，也有對文字的爭辯，但所辯的是法義，終不為人我之見所礙，依然往來，以文論交。此種依法相處的精誠，不云時賢同和的見解，深為尊重，對於印公不違佛法正義的精見，博通宗派思想發展的特見與發明，尤為敬仰！

印公在武院過冬，為當時的二十多位學僧開講「攝大乘論綱要」，此為我親聆法音的開始。印公住在武院的時間不長，只有五、六個月，即離去武院，到浙江去了。武院的師生雖然對印公不能長住武院而感到有點失望，但

畢竟也有一次親聞法音的機緣，屬實難得快慰了！

民國三十六年，武院創辦人太虛大師在上海圓寂，代院長葦舫法師去滬奔喪，後又接了玉佛寺方丈，武院即由錫蘭回來的法舫法師負起領導的重擔，但終以時局變亂而又走向不安定的厄運。三十七年，法舫法師去湖南長沙講經，留沙未返回武院。而我即在這年冬季，在武院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況中離開武昌，而到了香港，因而有緣再次見到印公與初次見面的續明法師等。他們是隨侍印公而來的，所以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欣喜！在寶蓮寺，印公與續明法師等和我同住在一樓。不過同住時間不久，印公與續明法師們即離開寶蓮寺，到香港本島佛教聯合會去住了。後來我也下山到九龍荃灣鹿野苑掛單。

印公與續明法師等在香港佛教聯合會住時，演培法師也從掛單的芙蓉山來共住。這時由印公主編的《太虛大師全書》，也在香港組成的太虛全書出版委員會籌備出版，請演培法師與續明法師擔任校對，他們有時工作忙時，即來鹿野苑約我去協助校對，因之我有緣常和他們見面。而他們所以找我去幫忙，因我是虛大師主辨的武昌佛學院的學僧，當時我也希望有機會報答大師栽培之恩，故藉此因緣應約。不但如此，後來演、續二師，先後去了台灣，全書從第十編至二十編，校對即都由我接任了。

印公住港不久，曾遷住幾個地方，一次借住到新界粉嶺的覺林；一次借住到大埔墟的梅修精舍；最後寄住到青山屯門淨業林，在這裡住的時間最長，約有一年許。以上這些地方，演培、續明、常覺、廣範等，大多隨從印公同住。鹿野苑為唯一外江廟，屬南京棲霞山寺下院，苑中住的多為江蘇師僧，對印公德學，極為尊仰，每逢過年過節，都有禮品食物，且都指派我去發送，因我和印公及其同住諸師比較親熟的緣故。也因此我與印公及其同住諸師結下深厚之緣。印公離港去了台灣創建道場，我也有緣去住了。

我是怎樣去台，而能住進福嚴精舍呢？記得是這樣的因緣與過程。民國四十五年，我與同住鹿野苑的生華師，他是江蘇如皋人，同應台灣台北市首刹善導寺監院悟一法師之邀召，告別了我住了八年之久的香港，到台北善導寺掛單。悟一法師是江蘇泰州人，與我是同鄉。他曾親近過我師祖守培老人。在香港他是棲霞山寺法系人，是鹿野苑四當家。印公在香港寄住青山淨業林

時，他曾為親近印公而離開鹿野苑，與印公共住。印公在台灣新竹建立福嚴精舍後，他與常覺到台灣進住精舍。印公接任善導寺住持時，請他任監院，這原有時間性的，他也不想擔任監院太久。他為安排來日接替人，徵請印公同意，李子寬居士贊助，邀我來台幫助寺務，所以我來台後，在善導寺住下，印公請我任副寺職，同來的生華師也安單於寺中。來台後我第一次訪謁印公於新竹壹同寺，常覺法師也在，他原為我在港好友，見我來台，似頗驚喜，深為我到台作何任務，表示關注。訪問精舍，精舍門前掛有「海潮音雜誌社編輯部」之牌子。這時精舍住有演培、續明、妙峰、常證、印海、正宗、修嚴、幻生、通妙等法師，圓慈、傳諦及厚基、淨明，還有香港來的仁俊法師，已到碧山岩閉關。精舍建築簡樸，環境非常清淨，於此修學，甚覺有福。

印公任善導寺住持，有感寺務不甚順意，及為精舍教學故，於民國四十六年，辭退住持之職，回到精舍講課。在此之前，我在善導寺任職期間，常覺法師見我無任何作為，他教學事忙，即有意讓我兼任《海潮音》編輯職務，商得印公社長與發行人李子寬同意，辭退而舉我接任，於是從民國四十七年，《海潮音》月刊第三十九卷一月號起由我接編，直到第四十一卷三月號止才退還給原編者常覺法師。因為「海刊編輯部」設在福嚴精舍，因此我才住進精舍。「海刊發行部」設在善導寺，因之我也常到台北。我住進精舍後，真華法師也來住了，所以在印公的《平凡的一生》書中，說到精舍住眾時，即提到「在台灣來共住的，有印海、妙峰、隆根、真華、幻生、正宗、修嚴、通妙、及幾位青年」的一段記錄。而我來台的主因，當然是悟一法師的推動；到精舍去住，這我要感激常覺法師為我安排而促成。因為住進精舍，即有緣聽到印公講課。在我共住精舍期間，曾聽印公講過《成佛之道》與《楞伽經》，獲益甚深。

我在福嚴精舍安住期間，除追隨住眾，跟著上殿、過堂、聽講，自修，使我獲得有生以來最感深切利益之外，即在精舍早晚殿充當義務維那。山下壹同寺辦有女眾佛學院，我應教務主任妙峰法師之請，教過梵唄課程。印公恩師清念上人靈塔落成時，我正住精舍中，曾將入塔盛況為文刊於《海潮音》三十九卷第十一期。除此，我只享受精舍的利益，卻無所回報，深感愧疚！

記得印公退却善導寺住持後，演培法師被請為接任住持之職，繼請悟一法師為監院。在演培法師在任期間，善導寺的人事，都起了變化。為了協調，演培法師也請我去任監院，因此我把「海刊編輯」辭却後，離開福嚴精舍，又到善導寺住了。此回重來任職，對寺務也無多大幫助，僅協助演公成立一座太虛大師圖書館，落成後，我就離開台灣，到南洋的馬來西亞檳城探訪同鄉師長智通法師，時在民國四十九年（1960年）夏季。到馬來西亞，本無長住計劃，但為教界長老本道法師為我辦好長期居留證件，因之隨緣住檳城兩年許，後即定居新加坡。這也可說我與南洋有緣吧！

於此順提一事，即是我在來馬來西亞時，演公曾和我商約，希望我如定居南洋後，能為他設法申請來新、馬遊訪一次，然後他說，在善導寺任職三年期滿後，即回到福嚴精舍安心教學了。因此我在定居南洋檳城時，即為他商請本道長老，透過馬來西亞佛教總會，為他申請到入境證，乃有民國五十年五月演公與超塵法師同來馬、新遊化的行程。來到檳城後，由我陪他們從北馬檳城到南馬的新加坡後，我才返回檳城。演公也曾趁遊化之緣，為精舍向新、馬寺院募得每年樂助一分道糧，約有兩年許，由我收集現金匯台。也因此回的遊化，結下演公再來與定居新加坡的因緣。這是後來的事，於此不敘說了。

現在的福嚴精舍經歷眾多大德法師的不斷領導與發展，已成為台灣具有規模的培育住持佛法人才之名滿海內外的莊嚴學府。造就出的弘揚佛法法將，已遍佈到世界各地名城勝都，為當今佛教注下未來正法昌明的種因。回思這一成果，自是精舍歷屆大德住持與學眾，同心協力，為法為人的願力所凝結，功德難思。但這也為印公福慧所感而出現吧！今逢印公百歲嵩壽的生辰，特寫我與導師的因緣始末，用為祝賀的微忱。即此仰祈三寶加持印公導師福壽無量！六時吉祥！